



□ 陈永忠

小城的乳名

随便往街边扫一眼,“酸”是凯里最热烈,也是最温暖的文字。酸汤,自然而然地成这座城市的乳名。

凯里这座小城,据说最初是从几百户人家的苗寨发展而来的。苗寨后来被称作老街,成为凯里人的记忆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突然从山外来了许多讲普通话,操各种口音的人。他们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“大兴土木”。不久,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。他们还建了医院和学校。这些人跟苗寨,跟老街的人打交道、做买卖,城市的样子开始显现出来。

时光机器是一只高速奔跑的秒表,按下,眨眼之间,土地上跑出一座新兴的小城。

如今,这座小城灯火彻夜不眠,街巷时光弥漫。一块块诱人的招牌,招摇于店外,什么都骗不了舌尖,烟火气里的美食莫过于凯里酸汤了。

我对“酸”的认识没有刻意,自然而然。灶房角落里长年累月放置着一个圆鼓鼓的大坛子。那是母亲腌制的糟辣椒,几十斤,可够一家人吃上一年。

农忙时节,父母早出晚归,无暇顾及子女,更没有时间做菜。常常是,我和弟弟等到天黑还没见母亲回来,便自己揭开坛子,用小木勺舀糟辣椒拌冷饭吃。

母亲总是反复交代,要用干净的小木勺舀,坛子里的糟辣椒沾不得油。舀完要盖好盖子,记得加坛沿水,免得漏风。百密终有一疏,有时还是大意了。糟辣椒表面浮了一层白色的东西,色泽变暗。显然,已经坏了。母亲很生气,免不了要将我训斥一顿。糟辣椒除了它本色的微辣,酸是它的味道。所以,当地人又叫它酸辣子。

据说,凯里酸汤品种之一的红酸,制作原理

跟酸辣子差不多。是将野生毛辣果和红辣椒按照一定的比例,加上一些必要的配料发酵而成。

食用时,将固体原料剁碎或用搅拌机绞成蓉泥。后来,我离家寄读,每周才能回家一次。父母没有多余的生活费给我。出门时,母亲为我准备了一罐酸辣子,里面掺了少许腌肉丁。母亲交代,匀起吃,那是一个礼拜的下饭菜呢。

其他季节还好说,冬天有些麻烦,由于温度过低,酸辣子冻成硬邦邦一团,像个水泥疙瘩,用筷子撬一块埋在热腾腾的米饭底下化开才能食用。什么东西吃腻了,着实让人厌倦。在农村,季节里长什么就吃什么,没有选择和挑剔的余地。酸辣子味道伴随着生活的酸楚。这是我对“酸”最原始的理解。

二

我曾经在这座城市上大学,若干年后,又生活工作在这里。凯里给我的感觉是一座宜游宜居,铺满慢时光的小城。

走在街头,街的两边月季恣意绽放,花影里的建筑,腰上缀着苗侗的文化符号,比如蝴蝶、牛角、风雨桥等等,头上是鼓楼或者吊脚楼的翘檐。就连公交候车亭,“脖子”上也戴着亮光的银项圈。我常常想,凯里就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,她休闲时尚的裙摆上恰到好处点缀着民族文化元素,别样的打扮和装束是其鲜明的标签。浓缩了的文化符号与时尚生活相融一体,人们既在潮流里前行,又不忘来时的路。走进这座小城,注定会邂逅那些曾经的过往。在一些旧了的裹了层层包浆的名字里,就会找到凯里古老的模样——洗马河、凯老街、梁子巷……多么亲切的乳名,呼唤着这方土地之上的风烟与芳华。

阿荣来凯里,来看我,这让我由衷地高兴。我们是同学加好友。这些年,各在一个城市,生活的琐碎几乎填满了各自的生活。相

聚变成了奢侈。饭点的时候,我们去了中博美食城。那里,我好些年没去了。

处在市中心的中博美食城,酸汤火锅店一家紧挨着一家。仅看那些样式各异、耀眼的招牌,便感觉空气中飘浮着酸汤分子。随便找一家,掀开店门,敞亮的大堂放置着一张张小圆桌。

“几位?红酸还是白酸?”服务员扬着笑脸迎过来同我们打招呼。

酸汤分红白,不仅仅是汤色的异同,而是两种不同工艺成就的味道。依视觉,红色似乎更让人亲近一些。亦有人喜欢乳白的纯粹。我问阿荣,喜欢红酸还是白酸?阿荣说,随便,都行。我不想让阿荣遗憾,对服务员说,来个鸳鸯锅吧。

刚坐定,盛着酸汤底料的砂锅已经架在炉火上。辣蘸碟子,一人一个。两人都喜欢再往碟子里放一坨调味的豆腐乳。

韭菜、茼蒿、薯片……保鲜柜里有下火锅的食材,用竹签穿成串,自选自取。结账时,以数竹签为凭,吃了几串,就付几串的钱。此种吃法,凯里人叫“撸串”。

酸汤“撸串”不讲排场,经济实惠,味道纯正。火锅升腾起的热气,在空中弥漫,整个人被酸爽的味道包裹着,场面热烈而真实,像极了苗家人的纯朴性格。

当年在凯里念书,周末改善伙食,以学生的条件,“撸串”是首选。彼时,我身上不宽裕,上街都是阿荣请客。我记得当时说过的话,等以后有工作了,要请他天天“撸串”。虽是这么调侃,还是难掩小小的自卑。

“服务员,再上几瓶啤酒。”街灯点亮的时候,我们继续“牛饮”,“撸串”的味儿随着夜色愈加浓了。

三

夜很安静,稻田里时不时咚、嗷地响着水声。那是鱼儿在跳动。它们长大了,过几天就可放水捉了。

锦绣黔东南 奋进新时代·辉煌70年



□ 周志光

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和声共鸣

黎平肇兴侗寨的夜晚,灯火温柔地点缀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上,像是大地向天空递出的密语。鼓楼的檐角在暮色中勾勒出古老的轮廓,而歌声,正从这片土地的深处缓缓升起。

那是侗族大歌。没有指挥,没有伴奏,只有一群人,用最质朴的嗓音,将蝉鸣、溪流、山谷的回响编织进旋律里。两千五百年的时光,就这样被轻轻地吟唱着。我常常想,一种音乐能穿越如此漫长的岁月而不凋零,它一定早已不只是音乐,而是这片土地的心跳,是山民们与天地对话的方式。

而就在这样一个寻常又不寻常的夜晚,另一种声音从大洋彼岸飘来。耶鲁大学 Whiffenpoofs 阿卡贝拉合唱团的年轻人们,带着他们百年的和声传统,站在了侗寨的舞台上。两种无伴奏的歌唱,两种不设

□ 陈雪村

金色的“洋相”

3月14日,我们一家从凯里出发,驱车前往剑河县南明镇。

说起来也惭愧,在城市里住久了,人对季节的更替便逐渐迟钝。若不是为了去看那场油菜花节,我几乎要错过这个春天了。

车窗外,黔东南的山峦层层叠叠,绿得深浅不一,偶尔闪过几树桃花,艳艳地点缀其间,倒让我这久居樊笼的人,实实在在地惊讶了一回——原来春天早已悄悄地来了,且来得这样热烈。

途经三穗县长吉镇贵秧村时,高速公路左侧便可见大片的油菜花田。那黄色,不是画家调色盘里小心翼翼点上去的,而是泼墨似的,一大片一大片地铺开去,眨眼间也也得到了久违的治愈。孩子趴在车窗上,兴奋地叫着:“妈妈你看,好多

这天,爷爷挥动锄头,将门口大田的田埂挖了个豁口,稻田里的水缓缓向这个豁口流来。我急忙将撮箕安放在豁口上,以防鱼儿趁机溜掉。饱满的稻子低着头,只等着有人将它收进谷仓。一条条青背红尾的鱼儿跟着流水游走,以为流水会随着它们私奔,于是拥挤着,弹跳着,浩浩荡荡。

傍晚,我遵爷爷的吩咐过对门寨请来了稻花奶奶。

稻花奶奶头发花白了,高高绾起的髻髻上,银簪子亮晶晶的。簪子下面牛角梳子深深地穿过发髻根部,前额还插了一朵红绸做的月季花。

爷爷在水龙头下刮鱼。那些肥肥的鱼儿,经过清水泥泥,看上去清清爽爽,灵动诱人。爷爷刮鱼动作十分麻利,仿佛那不是劳动,而是操作一门艺术。稻花奶奶预备煮开红酸汤。她揭开坛子,舀出那红艳艳的液体,放在火塘的铁锅里烧煮。红酸汤是稻花奶奶早就准备好了的。等煮沸了,稻花奶奶还要佐些调料,比如木姜子、辣椒、葱、姜等,熬制一会儿,再将爷爷刮好的稻花鱼放进去。

夜晚透着凉意。而此时,火塘的火光照在脸上,让人感到一阵温暖。铁锅里的酸汤鱼冒着热气,通红的色泽叫人着迷,鲜香扑鼻而来。爷爷让我给稻花奶奶倒点酒。爷爷举杯时,稻花奶奶也跟着举起来。第一句话,他们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我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酸汤,又夹了一条鱼。爷爷尝了一口,只说,这酸汤不错的,这鱼不错的,还是那个味道……爷爷转而对我说,做酸汤啊,谁也比不了你稻花奶奶。

稻花奶奶害羞地打断爷爷的夸奖,说是因为今年的鱼格外肥美。她又多喝了两杯,然后开始唱起歌来:

久不吃酸打闹窄
久不打鱼忘记河
久不唱歌难开口
久不喝酒心难过
……

□ 李贵银

锦绣黔东南(组诗)

七律·发展成就

七秩峥嵘岁月稠,苗乡侗寨起高楼。飞桥跨壑通云路,高轨穿岩越九州。阡陌新楼连碧野,城乡彩练舞金秋。峥嵘万象谁挥就,浩荡东风物远流。

七律·民族同心

苗岭巍巍连血脉,清江浩浩共源头。千村结对同追梦,百寨联心意不休。节日笙歌传笑语,田畴稻浪庆丰收。同心酿就三春酒,醉在黔东南彩秋。

七律·文化传承

苗歌侗舞越千年,刺绣银装世代传。鼓舞悠扬迎远客,笙声婉转入云天。红湖展馆铭英烈,寨老传薪续锦篇。守正创新文脉在,春风又度潯阳边。

□ 欧家二少

母亲菜地里的唐诗

母亲一直丢舍不下院子后面的半亩菜地,她已经把一辈子的光阴全都种进土里

每到春色一复苏
半垄香葱,半垄青豆,半垄茄子
便代替着已走出山外的我们姐第三人
被母亲细心呵护
松土、除草、施肥、捉虫

母亲耕作没有太多讲究
顺着心境就行
今年从东往西开挖
明年再从南往北翻起
只要落锄之处
便有新的生命蓬勃而出
母亲更没有刻意设计植株间的距离
常常又巧合地出现长短相宜
平仄有序

母亲站在地里给青苗浇水
夕阳将背影拉得很满
多么像,那座傲立于中原的庐山
她右手举起葫芦瓢
缓缓倾斜
肥水便模仿出李白笔下流传千古的瀑布绝句
从九重天上散落人间

母亲一生没有读过一首古诗
而她做梦也不会想到
自己在菜园里亲手创造出来的景致
却毫不逊色于盛唐中的深意

是在那短暂的相遇里,彼此看见了对方眼中的光,听见了对方心底的歌。那些歌声飘过鼓楼,飘过群山,飘过太平洋,把两个遥远的文明轻轻地联系在一起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鼓楼下的灯火还在亮着,年轻的歌者们三三两两地交谈,用生硬的中文或词语互相问候。星空浩瀚,覆盖着这片古老的土地,也盖着远方的大洋彼岸。那一刻,我听见两种歌声还在空气中回荡,它们已经分不清彼此,只是和鸣着,和鸣着,像是天地间最古老也最新鲜的对话。

我想起他们在台上唱的那首歌——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那些来自耶鲁的年轻人,在侗寨的星空下,用自己的声音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颗星。而侗族的歌者们,用千年的旋律,照亮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颗心灵。当两种星光交汇,当两种歌声交融,所有的距离都消失了,只剩下音乐本身,纯粹而明亮。

千年侗歌,百年耶鲁,在同一片星空下,读懂了彼此。

呀,就是用来榨菜油的。”

话刚说完,身后的丈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他笑得直不起腰,笑得儿子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。好半天,他才止住笑,指着那些花对我说:“你呀,真是城里待久了——谁告诉你油菜花是靠花来榨油的?明明是靠油菜籽嘛。”

说着,他蹲下身,掐下一枝开得正盛的油菜花,细细地讲给儿子听:“这是花瓣,这是花蕊,花落了之后会结出细细的荚,荚里藏着小小的籽,那才是榨油的東西。”

我站在一旁,脸微微地烫。羞愧之外,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感慨。活了这些年,吃过那么多年的菜油,竟不知道它是从何而来。平日里读过的书、懂得的道理,到了这田野之间,竟不如一个孩子的问题来得真切。

丈夫又指着远处的大坝说,这里是黔东南的重要坝区,等油菜收了,榨了油,接着就要轮作水稻。水稻收完,又要开始种植羊肚菌,一年到头,不能让这地闲着。他说这话

□ 姚瑶

人间最重晚来晴

——读王世春《向晚晴》有感

捧着王世春先生的《向晚晴》,我其实没抱太多期待,心想无非是一本普通的文字结。可当我真正读进去才发现,这部集小说、散文、文史、散文诗于一体的书,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辞藻,也没有刻意编出来的离奇情节,用最朴实、最流物的文字,把榕江大地的人间烟火、各民族交融的风土人情、悠远厚重的历史文脉与独具特色的美食文化交替铺陈,也把这十年的时代变化,都一一记了下来。字里行间,满是这位古稀老人对生活的赤诚热爱、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、对人间冷暖的真切关怀,以及对平凡生命的温柔敬重,读来令人心生暖意,久久动容。

与王世春先生相识,源于一次我的作品分享会。我素来对这位扎根苗乡教育数十年、默默守护山里孩子的老教师满怀敬意。谦和、温和、宽厚、真诚、热忱、可敬、可亲……即便用上述词语,仍觉不足以形容他的为人。退休之后,他依旧笔耕不辍,以朴实真挚的文字记录榕江的教育往事、乡土风情与时代变迁,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的深情。

后来我创作《村超》时,曾与他多次交流,还一同在空中的河畔把酒言欢。他一身文人风骨,半生杏坛坚守,更让我由衷钦佩。

《向晚晴》最让我动容的,是先生对平凡人命运的书写,没有惊天动地,全是最底层的人物命运。《杨家湾渔女》里的水娥,十七岁就撑起了整个家,先后和黑子、莫老根相依为命,饥荒年代、动荡岁月里,咬着牙把儿女拉扯大,最后把两任丈夫合葬在一起,一句“黑子、老根,你们的儿女来看你们了”,这些朴实的话语,省去了多余的修饰,读来让人心暖。

他在《苗山情仇》里的老旺,放下父辈的恩怨,救下了仇人老亮,用一份大义解开了两个寨子多年的隔阂。那一句:“伤害一个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对手?”苗族儿女骨子里的坦荡与纯朴袒露无遗。《苗老记餐馆》里的潘银祥夫妇,从深山里走到县城,借着“村超”东风把生意做火了,日子过好了也没忘本,资助家乡的学校,还办起了蜡染作坊,这份乡土情怀,让人动容。他笔下这些小人物,在时代里挣扎、坚守、拼过过日子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正是这个时代最鲜活的样子。

书中的对话朴实无华,却能一下子戳中软肋。水娥被乡亲们劝嫁时,哽咽着说“我一个人实在撑不起这个家,可我不能拖累别人”,那种单亲母亲的无奈和倔强,隔着书页都能感受到。潘银祥夫妇捐助贫困学子时,那一句“我们大山里走出来,知道读书的难,能帮一把是一

把”,善良和纯朴跃然纸上。

作为本土作家,我在读《向晚晴》时,仿佛在与先生聊天,聊身边的人和事。他书中写到都柳江、古州码头,还有牛瘪火锅的味道、芦笙歌舞的热闹,都是我们熟悉的。笔下的月亮山、摆贝苗寨、车江侗寨,我曾经两度穿越,好像随着先生的笔,再一次走进那里的一山一水文化,倍感亲切。

我在创作《村超》时,正好在《文史天地》杂志上看到《贵州村超与广西大学的世纪足球情缘》那篇文章,对揭秘“村超”前世今生,给了我很多启示。在《月亮山水族地区神秘古老的文字——水书》里,里面记录了水书传承的难处,也让我明白,守护非遗,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。

《父亲的手杖》里,父亲留下的那根手杖,藏着“平平安安、顺顺当当过一生”的期许,读着先生的文字,我突然想起自己与他同龄的母亲,倍感亲情珍贵,父母一句叮嘱,看似朴实无华,却是让我们一生牵挂。《依了儿子误了娘》里,徐倩为了儿子放弃再婚,晚年过得孤苦无依,读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,也忍不住琢磨,亲情和自我之间,到底该怎样去平衡?这世上有太多母亲,习惯把孩子当成生命的全部,把自我压到最底。我的理解,真正的亲情是彼此牵挂却各自独立,相互扶持又各自圆满。《朝天辣》中那句“张扬着奋向上的执着和从不低头的铮铮傲骨”,充满力量。刚刚炽热的性情,不正是榕江人的真实写照?正因为如此,才成就了“村超”的火爆出圈。榕江人就像一枚朝天辣,热烈赤诚、敢拼敢闯,赛场上永不言弃,生活里乐观坚韧。凭着这份骨子里的倔强与热爱,他们用最纯粹的足球,点燃乡土,惊艳四方。

先生年过古稀,还笔耕不辍,写下了一百五十余万字的作品,正如李文明在序言中写道:“我突然想起李商隐‘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’和刘禹锡的‘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’的诗句。我觉得这两句诗与世兄晚年的优雅与从容”不用扬鞭自奋蹄”的姿态很契合。”先生以古稀之躯,守着一盏孤灯、一方书桌,把一辈子写成了文字。这般从容笃定、自强不息的模样,正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。

人的一生,哪有一帆风顺?就像水娥熬过丧夫之痛与饥荒岁月,老旺背负仇恨仍直面凶险,他们从未向命运低头,始终守着一颗心底的善良与坚韧。正切合了榕江人不怨天、不尤人,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咬牙前行。在苦难中坚守本分,在困境里守望相助,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,支撑起一代代人扎根乡土、生生不息,成就了榕江最珍贵的精神力量。

安静静把《向晚晴》读完,感觉眼前树起了一面镜子,照见了平常日子里那些不起眼的诗意和分量。日子哪能样样顺心,爱着生活、记挂故土,对身边人多疼惜一点,这就够了。人间最重晚来晴,先生把一辈子的经历和感悟写进字里行间,写出万年人生境界,夕阳同样从容和绚烂。

合上书卷,先生笔下的那些烟火人间、民族风情,还有那些平凡又坚韧的人,依旧在我眼前。他们让我懂得,人间最美的,就是晚年的从容与温暖;岁月最深的,就是藏在心底的深情。

